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斯文變相  
第八回 巡齋舍魂消諸葛燈 哭書墳淚盡天妃廟

卻說冷鏡微見那伏地痛哭的，便是他家丁高升，心上撲通的一跳。見他身上的長衫也沒了，著了一件破短衫，隱隱的露出許多血痕來，便吩咐高升不必痛哭，有甚麼緊要的事，到棧房再講便了。冷鏡微因為淹沒了魏伯尼的書，生怕家丁衝口說出，惹得老年人心上不安。才出了學舍的門，便問那家丁怎樣的遇救出了險，是哪樣情形。原來高升下水之後，見了一隻空炭簍，只當是他的少爺，拼命拉住，被那浪頭一五一十的衝去。直衝到荷花池地方，落在灘上，被捐局上的簽子手瞧見了，向他身上搜了好一回，把十幾塊零頭的洋錢搜去了。再要剝去衣裳時，高升已漸漸的活動，兩手抱住那簽子手，喊了幾聲少爺，緊緊的不放。簽子手嚇得汗如雨下，高升把眼一開，見得不是少爺，便由他去了。

爬起來到飯鋪裡，吃了兩碗粥，掏那洋錢時，已是不知去向，飯鋪裡的伙計，把他長衫剝了去，找出四十個小錢。搭了一隻漁船，到了瓜州，尋找少爺，不見蹤影。連日間便在沿街求乞，過了江，見那佛照樓的賞格，才知道少爺的蹤跡，跳上輪船。

這輪船不是招商的，是一隻野雞輪船，不到數十里，便查驗票。湊巧那房艙裡，失了幾件東西，見得高升的模樣，便有兒分疑惑，攬住了一把頭髮，弔到毛廁間裡，打得渾身是血。將到江陰對岸，便撲通的把他向江心一拋，可巧得著一塊浮板，才飄到江陰碼頭的。冷鏡微自然又添著一番傷感，到棧房裡，醫治了幾天，替魏伯尼備了些行李衣裳，送些金銀食物之類。

從此魏伯尼不像往常的狼狽了，煙盤、煙槍、煙鬥都色色的精工了。這日冷鏡微正在齋舍裡聽講，一個鄰號的學生，笑嘻嘻的捧著一部書，打魏伯尼門前經過。魏伯尼把他喊住，問他拿的甚麼，那學生只是笑而不答。魏伯尼道：「你這小猴頭，休得鬼鬼祟祟的，大約不過這番的題目，在這書上罷了。」那學生也笑著回道：「是便是的，不過白先生吩咐我們，不准給牛魔王瞧。」魏伯尼笑著罵道：「偏是你們這些小猴頭作怪，專吃那白狗的酸屁。」一面笑，一面便把這書是哪處的板子，哪年哪月哪人刻的，這次的題目，在哪一卷，哪一頁，從第幾行到第幾行，總共有四百八十三個字，內中錯著幾個字全數的談給那學生聽了。那學生大驚失色，岔開了話頭道：「魏老師，你知道俺們這裡，新添著一位幫教麼？這位幫教，姓梅名塔庵，是白先生的門生，聽說他的本領很大呢。」魏伯尼道：「管他的本領大小，販來的幾句狗屁，會臭到甚麼地步呢？」過了幾天，果然梅塔庵來了。這梅塔庵卻不比白山長的古板，見了學生，眉頭上、眼睛上、滿臉上的九千九百九十九個毛孔裡面，沒一處不帶著一團的和氣。充了一個假近視，戴一副銅邊眼鏡，見著人便低著頭，把鏡子的邊框一鬆，落到鼻頭尖上，兩隻笑咪咪的眼珠子，從鏡子上伸出來瞧人。批起課卷來，還有一種出色的地方，他的圈兒，彷彿是漢陽鐵廠裡販來的幾千百噸鐵，到太平府李老君爐子裡，定打的一種又肥又圓二分逕的鐵鎖鏈子。偏偏那些學生，被他鏈子越套得越加的暢快，所以大家替這梅幫教，上了一個外號，叫做梅鐵匠。冷鏡微一向是住在棧房裡的，到了明年，取了一本內課，搬進齋舍。兩更向後，忽見窗子外，一盞電光灼灼的燈，在齋舍外面走動，後面一個黑油油的影子。嚇得一身冷汗，在齋舍裡著了一場大玻病勢才退，隔壁齋舍裡又鬧出一件案情來了。

原來隔壁齋舍，住的是一位山陽優廩生，和一位銅山縣的王太史多年至好。這位王太史，品貌極佳，長得同女孩兒一般，和這優廩生同學的時候，情意纏綿，連人家的伉儷，都沒他的恩愛。這番王太史打從京裡出來，自然不免要敘一番的舊。哪知道梅幫教提著一盞諸葛燈，從南面一路走來。看看各齋舍的燈火，已經滅熄，正待要轉腳步，回到自己的臥房，忽見一間齋舍裡燈光一亮。梅幫教趕忙閃在一旁，只聽裡面低聲講道：「好了，梅鐵匠去了。」梅幫教索性把燈光遮沒，側著耳朵，細細的聽去，總是一派兒女的膩談。提輕腳步，走到窗子外，細著眼兒，從窗縫裡望去，只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兒，穿了一身豔服，後面卻拖著一條油花鬆辮，坐在這位優廩生的膝盤上，手裡托著一隻鞋杯，杯子裡也不知是酒是茶，一口一口的，送在那優廩生嘴裡。梅幫教嚇得一身的冷汗，從頭髮上直透到腳尖。回到臥房，坐著呆想，這個優廩生，據著白山長講起，是這裡數一數二的人物了，曾經在學院裡，上了一封密保，保他品行端正學問淵博八個大字，這樣看來，竟是有名無實了。

但不知那個粉頭，是從哪裡進來的，須要暗暗地查訪。到了黎明，便端一張皮椅，坐在齋舍門前，靠著一株玉蘭花的樹下，拿著一部《朱子近思錄》，翻來翻去的細看。大家見了，都知道這梅幫教的意思。直到十點鐘後，那些學生吃茶的、打梳妝茶團的，都散去了，就是冷鏡微，也扶著魏伯尼到外面逛逛。

停了半晌，忽然門門一響，走出來一個少年，耳旁的脂粉，還沒有揩得乾淨，見了梅幫教，臉上一紅的站著。梅幫教問起姓名，知道他是一位太史公，不便發作。闖進齋舍裡，只見一枝珠花，插在牀架上。梅幫教不便追問，喊了那優廩生一聲，不見答應，氣呼呼的轉到白山長那邊去了。這裡王太史帶上門，逕自出門而去。梅幫教接連巡著幾天，見得門鈕搭上，只當是出外冶游，正想等他回來，稟明瞭白山長，把他開除。哪知這位優廩生，已經僵在牀上，氣味漸漸的透出來。梅幫教不敢聲張，買了一口棺木，停放在就近的一個庵裡。白山長還送了一個祭帳，上面寫的是吾道益孤。有個使捉狹的學生，把吾字旁邊，添了四個小字，說是吾當作谷。又做著一副挽對，上聯用的是《紅樓夢》上柳湘蓮的故事，下聯用的是《聊齋志異》上何師參的故事，用兩幅黃單紙寫的。你道是寫的什麼？原來是：相思未了尤三姐，續命難逢黃九郎十四個字。

閒文少敘，單說這位魏伯尼先生，雖然窮了一輩子，卻倒精神健旺。自從遇了冷鏡微，也算是窮范丹遇著五路財神了，偏偏身子又不爽快起來，十天九病，並且為著那優廩生的事，受著許多穢氣，越發支持不祝忽然那日接著他兒子的書信，才知道冷鏡微那般的周濟他，很為感激，難得冷鏡微在他面前，從沒提個隻字，也算古今少有的知己了。看到一半，冷鏡微打外面走來，瞧見魏伯尼的案上，一葉葉的正措，都大得和手掌一般，只當是什麼法帖。魏伯尼站起身來，便是深深一揖，冷鏡微連忙迴避。魏伯尼再看那下半時，看到書籍已托冷兄帶來八個字，登時便倒。冷鏡微捏著兩把冷汗，請人醫救，直到半夜才慢慢醒來，向冷鏡微道：「我那書籍在賢契那邊麼？可算是托付得人了。老夫幾十年來著的書，足足堆滿了半間屋子，都被那畜生賣光了，剩下些兒，傳到賢契手裡，老夫一生的心血，也算不枉費了，所以老夫歡喜已極，不覺斗然暈倒。」冷鏡微聽他這番言語，禁不住淚珠迸落。魏伯尼追問情由，一聲長歎，跌倒牀上，從此一病不起，茶飯少進，煙也不想得吃了。

冷鏡微看那勢頭不好，親自護送，一到瓜州口岸，魏伯尼便要將船停下，想就當日沉書的地方，築起一座書墓來。冷鏡微自然答應了。靠著口岸，有一座大廟，叫做天妃宮。冷鏡微吩咐高升，把船上的行李，搬到天妃宮，借住了兩間屋子。就在天妃宮的左首，買了一片兩畝大的地基，足足費了三五百個工程，才把那墓築停當了。又豎上一塊石碑，題著嗚呼興化魏先生葬書之墓十一個篆字。魏伯尼朝夕哭臨，把個身體越哭越壞，後來眼淚也哭乾了。冷鏡微趕忙打發高升，到興化去請他的兒子老八。等了半月，不見他兒子到來。這日魏伯尼的病勢吃緊，喘吁吁的喊冷鏡微道：「賢契，我孤負著你了，我這幾十年間，吃盡了千辛萬苦，嘔了那些心血，從沒有遇著一個知己。這番遇著賢契，實指望把生平沒了的心事，靠著賢契代老夫一了，哪料萬事由天，徒然的帶累賢契，耽受了許多風波，沒受了半星兒的實在。於今已是日落西山，看來這副老骨頭，也沒中用的了。倘然我那畜生來時，但道我的遺命，不願再回祖塋，便在這書墓旁邊，築起一抔之土便了。春秋四季，也不准到老夫的墳墓上面燒錢化紙，倘若燒錢化紙，我在九泉之下，定要好好的擺佈於他。賢契只求你在我那墳墓上，樹一石碑，等老夫親自題個碑銜，叫那大江南北來來往往的文人學士，曉我老夫的這個名字便是了。」說著手顫顫的，要那桌上的紙筆。冷鏡微抹著眼淚，磨了一盤濃墨，把一張八尺長的宣紙，攤在牀前。

魏伯尼把頸脖子一硬，運了半天的氣，從牀上一躍而起。嫌那筆頭太小，拿著一把裁紙的洋刀，對著鏡子，把自己嘴上的一掛長鬚，齊根割了下來。足足地有一尺多長的光景，攬在手裡，好像一堆白雪，從硯盤濃濃的染了許多墨，寫著孔子後二千五百年魏伯尼之墓。寫到墓字的末一划，那手已經顫得不由自主。

寫罷，眼花一暗，險些跌倒地下。冷鏡微向前扶著，上了牀，兩眼一翻，魏伯尼已經嗚呼了。

冷鏡微正在打點他的後事，忽見魏伯尼蹙然坐起，喊冷鏡微走到牀前道：「賢契，我死之後，有個老友，在南京城裡，倘你若讀書有些疑難地方，盡好到那裡問問他，他姓姓」接連說了五六個姓字，那舌頭只是轉不過來，眼睛裡眼淚乾了，半點兒也落不下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